从民俗学角度解读《祝福》

万建中

以往的评论家们在揭示《祝福》这一震撼人心的悲剧根源时，无一例外选择了阶级压迫的审视角度，认定以鲁四老爷为代表的封建势力逼死了祥林嫂，酿就祥林嫂悲惨命运的社会根源是封建制度及礼教。这样解读，表面上似乎不无道理，实际忽略了这篇优秀作品悲剧意义的独特性，未能切实把握鲁迅创作该作品的初衷和深邃内涵。

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丹纳在他的《艺术哲学》中指出："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感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按照丹纳的理论，把祥林嫂推向绝境的终极原因，便是由时代精神和风俗习惯搀合而成的社会民俗氛围。一个又一个封建陋习，犹如巨大而无形的网络，鲁四老爷及其"和唱"者们则是居于其中的蜘蛛，他们正是以这张网为屏障，向孤独无助的祥林嫂频频喷出致命的毒汁。

抖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外衣，我们可以发现祥林嫂面对和抗拒的是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积淀下来的形形色色的封建陋习。而这些陋习又是为众人认同并施实的。因此，一旦祥林嫂越雷池一步，在鲁镇和贺家坳这样的小群体社会中，人们便几乎不分贫富，不论男女，不分长幼，不论亲疏，一个个"自觉"拉扯着令人窒息的"网络"，陷祥林嫂于困境。祥林嫂走上悲剧道路的第一步，是封建婚姻惯制使然。第一次婚姻，年仅十四、五岁的小孩作了她的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丈夫，可见是“小女婿”婚姻习俗将她拽上了悲剧之路。丈夫死后，祥林嫂便成为一个被禁忌的不洁不祥的女人。亡夫为寡，俗以为其夫之魂魄常随妇身。在绍兴一带寡妇名孤矜，又称鬼婆。因此，当她因不堪忍受“严厉的婆婆”的虐待，勇敢地逃出来，初进鲁府帮佣时，鲁四老爷便因她是寡妇而皱眉。后幸因四婶“看她模样还周正，手脚还壮大，又只是顺着眼，很像一个安分耐劳的人，便不管四叔的皱眉，将她留下”。然而，好景不长，以后她又为“再醮”俗所害。狠心的婆婆在最终找到她之后，按当地人寡妇再嫁的风俗，对她实行了“抢婚”。小说这样写道：祥林嫂跪在河边淘米，一只白篷船上跳下两个大汉，把她捆在船上，劫去卖到贺家墺，与贺老六成了亲。抢亲，是旧时绍俗，一般发生在下层社会中，现实生活中抢亲的方法和情状，完全如小说中叙述的一样。那时，绍兴抢亲不犯法，官府也听之任之。作者深层描写抢婚旧俗，目的是要揭露这一陋俗如何使祥林嫂这种遭遇不幸、地位卑微的人受到更大的损害和心理压抑。

自此，祥林嫂的头上已经顶了一个不节不烈的罪名。贺老六死后，儿子阿毛又给狼衔去，祥林嫂重又站在四叔家的堂前，这时，小说中有一段民俗色彩很浓的肖像描写：“她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背心，绍俗称“膀扇”，女的多作外盖衫。“月白”，颜色，似灰色。月白背心，是绍兴服饰旧俗中丧服的一种。这种丧服和眼角上的泪痕同时出现在祥林嫂身上，一看便知，她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江南绍兴一带的寡妇。寡妇再婚又寡，便是双重不节不烈。因此，当她被卫老婆子领着二次进鲁府时，不但鲁四老爷再次皱眉，“暗暗的告诫四婶说，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菜，只好自己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甚至连“四婶的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口气上，已颇有些不满了。”镇上的女人们也露出了“鄙薄的神气”。人们唯恐祥林嫂的大灾大难会“传染”到自己头上，便避而远之，视其为祸害之源。在重进鲁府的日子里，人们把原有的对祥林嫂的喜爱和同情抛却的一干二净，她承受着一种来自四面八方的（不单单是出自鲁四老爷，也不是由鲁四老爷发起鼓动的），甚至连求得一丝喘息之隙也没有的重压。不久，她便变得麻木、苍老了。按理，她本应受到社会的同情和扶持。然而，人们的言行不自觉受到了禁忌民俗的规范，束缚，不约而同地在为祥林嫂酿造一个悲剧的结局。正是一系列歧视、残害妇女的封建陋习，使人间悲剧“文化”化、“定型”化，同时又是人对自身的异化，即人性淡化，兽性再现，从而维护了某种社会秩序和不平等的社会态势。祥林嫂的悲剧是封建社会成千上万寡妇命运的一个缩影。而这，显然又不是消灭了鲁四老爷这类人甚至是整个封建制度所能完全避免得了的。即使在今天，寡妇再嫁又算是“败坏风俗”的观念，不是仍顽固地嵌在一些人的脑海中吗？

处于困境中的祥林嫂，为了求得自己生存的权利，作了全身心的努力，但一切都无济于事。事实上，对她来说，离开人世应该是彻底的解脱。但是，由于她是死在“祝福”的日子里，偏偏又犯了一大禁忌。“祝福”是一种绍兴岁时习俗，又称“作福”、“作年福”、“作冬福”，它被视为年终大典。此间若遇上不吉之事，尤其是死人，便以为会给新的一年带来厄运和晦气。无怪乎鲁四老爷在闻说祥林嫂的死讯时，“且走而且高声的说‘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祥林嫂生居封建陋习之网，死后仍不得摆脱，何其可悲！作品中这样写道：“远处的爆竹声连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尺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巨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寥寥数笔，颇具寓意。绍兴人俗信，除夕夜众鬼游荡，年兽肆虐，故除夕之夜和初一清晨人们于庭中放爆竹，以避恶鬼邪神。死不当时的祥林嫂在鲁镇人的心目中，显然属恶鬼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之类。那震耳欲聋的鞭炮正是在将她的阴魂拒赶出门。封建陋习就是这样将人间最起码的人情泯灭殆尽，致使祥林嫂死后仍为世人所厌烦、唾弃!

以上阐述的封建民俗事象仅属社会人生礼仪的范畴。因此，还不足以致祥林嫂于死地。真正日夜煎熬着她并彻底摧毁她精神之柱的，是信仰民俗中的封建陋习。信仰民俗是从人类原始思维的原始信仰中不断传承变异而来的民间思维观念的习俗惯例。这些民间思维观念的习俗惯例，受到了人们的信奉，作用于人的心灵，甚至成为支配人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重要因素。因此，信仰民俗给予人们心理上的撞击远比其他类型的民俗沉重得多。具体表现在祥林嫂身上，就是"阴府"信仰。人们坚信人死后灵魂是不灭的，可在阴间继续活动。这种认定，是千百年来从内容到形式被传承、强化的结果。在世间被剥夺了一切的祥林嫂把唯一的希望寄托于阴间，这是支撑她生活下去的唯一的精神因素。然而，当柳妈神情"诡秘"告诉祥林嫂："你想，你将来到阴世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我想，这真是……"时，祥林嫂"脸上就显出恐怖的神色来"。如果说对现世的一切一切的磨难，她都能忍受的话，那么，对来世不祥的恐惧，则将击碎她整个身心。于是她"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两眼上便围着大黑圈"。好在还有一个补救的办法，即在土地庙"捐门槛"。为了赎尽"罪孽"，求得来世的安宁，她不惜一掷"历来积存的工钱"。捐完门槛回来，她心中本已坍塌的精神支柱又重新树立了起来，她"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因而在"祭祖时节"，她才"坦然的去拿酒杯和筷子"。然而，祥林嫂的虔诚毕竟不能抹去她一再丧夫的事实。对她这种禁忌之人，人们宁可处处设防，而不愿冒沾上晦气的危险去触犯禁忌，所以当祥林嫂企望象往年一样以一个正常人的身份参与鲁四老爷家的祭祖活动时，四婶慌忙大声说："你放着罢，祥林嫂！"这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句四婶夺口而出的话，对祥林嫂来说，却是一种“神判”，轰毁了祥林嫂最后一道心理防线。“她像是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敢去取烛台，只是失神地站着……，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而且很胆怯，不独怕黑夜，怕黑影，即使看见人，虽是自己的主人，也总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则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不半年，头发也花白起来了。”阴府观念根深蒂固的祥林嫂，临终之前，竟然异想天开，想证实“地狱”的虚无。但她从识字的、出门人的“我”口中得到“死掉的一家人，都能见面的’这样一个结论之后，便带着将在阎罗殿锯刑的恐惧，告别了人间。

既寡而又寡又笃信灵魂，这就注定祥林嫂既便没有外界势力的迫害，其生命也会自行急剧消耗掉。可见，真正置祥林嫂于死地的，是她及其周围的人都认为“阴世”和寡妇再嫁之“罪孽深重”已是一个客观存在。这一信仰民俗导致祥林嫂陷入了难以自拔的精神折磨。从这一点而言，说“以鲁四老爷为代表的封建势力逼死了祥林嫂”似乎有点太阶级感情用事。鲁四老爷只是一个封建陋俗的维护及传承者，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创造者，这与四婶、柳妈们并无本质的区别。就对封建陋习的信仰程度及传播范围而言，似乎并没有阶级的差别。作品中的每个人都在“自觉”地按封建陋习惯制行事。当一种风俗为众人生共和一致施行时，其威力和破坏力是巨大的。这更昭示了祥林嫂悲剧命运的内在必然性及其革除封建陋习的必要性和艰巨性。这才是《祝福》深层悲剧意义所在。

鲁迅以深邃的历史眼光，把笔触伸向民间历史文化的积淀层，把祥林嫂纳入封建社会民俗这张无形的网络之中，并让她在网中无力地左冲右突，从而展示其结局的客观性，并亮出作品的批判底蕴。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